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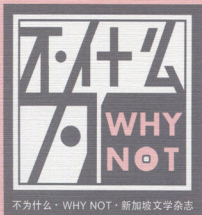
本期亮点

文坛奇兵不断, 诗人当先锋
陶宗旺、冬SQUARE、爱妮

城市的异类
上班族与奇异果的离奇故事

没有梦的岛屿
被烟雾笼罩的城市为何无法让人作梦?

格雷的五十道“隐形”
新加坡特色的“异度空间”



新加坡「未出版作家」专访
将出未出的冲动
本期特辑

独家专题

异曲「同」工的空间

探讨同志与国家的暧昧关系!
采访巫俊锋、黄益民、黄浩威

第
五
期

Find us on
Facebook





黄益民

Cyril Wong

(1977-)

生于新加坡，2012年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文学博士学位，目前为本地英语作家。

著有诗集 *Unmarked Treasure* (2012)、*Tilting Our Plates to Catch the Light* (2012)、*The Dictator's Eyebrow* (2013)、*The Lover's Inventory* (2015) 等；小说集 *Ten Things My Father Never Taught Me and Other Stories* (2014)、长篇小说 *The Last Lesson of Mrs de Souza* (2013) 等。他曾获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“青年艺术家奖” (2005) 与新加坡文学奖 (2006)。

诗与小说之间： 自己的真挚情感，他人的亲身经历

探讨“酷儿”的多元性与可能性

◎ 译 / 洪均荣、林慧敏

新文潮：你在许多作品中以同志题材为主进行创作。请问这个主题是否对你有特殊意义？

黄益民：我其实更倾向于“酷儿”（queer¹¹）这个词汇，因为“酷儿”本身包含了更广的含义。作为一名身处在新加坡的酷儿，我可以亲身体会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。同时，我也能够通过一个局外者的角度去思考与观看世界，而这个角度正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客观思维。作为一名艺术家、写作者，我们必须将自己从事件中抽离开来，才能够冷静地创作。

新：*The Last Lesson of Mrs De Souza*¹² 讲述一名马来男生 Amir 向老师坦诚自己身为同志的身份。你为何会决定将宗教与同志结合讨论？

黄：这部长篇小说是由许多故事累积而成的。我想写一则关于青少年的故事：少年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性向，或无法得到周遭人的理解而选择轻生。此外，我也有许多朋友因为自己的性向面临种种困境，有些甚至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他们轻生的原因或许有所差异，但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因为不被接受。因此，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向大众诉说这些实际存在的事件，并提高他们对该课题的关注，呼吁他们通过实际行动改变这个现象。

至于为何会选择青少年作为主角，这主要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。我来自一个天主教家庭，虽然自己现在已不是天主教徒，但宗教仍是我深感兴趣的议题。另外，在我成长的旅途中，老师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故事中的老师其实是我结合现实生活中两位教师形象而创造的角色。

¹¹ Cyril Wong *The Last Lesson of Mrs De Souza* (Singapore: Epigram Books, 2013).
其框架，包含与容纳不同性别的群体。

¹² “Queer” 包括了 LGBT 四个不同「群体」：Lesbian（女同性恋）、Gay（男同性恋）、Bisexual（双性恋）与 Transsexual（跨性别）。然而，现今的“Queer”一词已经大大了

新：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对于酷儿群体采取避而不谈的立场。然而，故事中的老师却对同志采取较为包容的态度。你为何会选择塑造这样的角色？

黄：我想探讨的主题其实并不是主角对同志的包容，而是我们对许多习以为常的“事实”无条件地接受，以至于认为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。当我们确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，我们便失去怀疑与质问的能力。对我而言，这个能力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压抑我们怀疑与质问的能力犹如压抑我们的性向、压抑我们对于生活应有的开放态度。这也很有可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。在 *The Last Lesson of Mrs De Souza* 中，教师正是因为确信自己的举止是正确的，导致她无法妥善处理 Amir 所面对的困境。

新：你在小说 *Steamboat*⁴³ 中呈现了另一个层面的同志关系。故事的男主角是一名同志，而且有许多不同的伴侣。女主角虽然深爱着他，却无法接受他的性向。你为何会选择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同志关系？

黄：上文提过，我较倾向于“酷儿”这一词是因为“同志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僵化的叙述。“酷儿”一词具有更大的包容性，甚至超越传统意义上的“LGBT”。“酷儿”这个词其实包容了各种各样的爱情模式。爱情未必一定是一对一、两个个体之间的。例如，我有一名酷儿朋友，她喜欢男性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异性恋者，但她却能够同时爱数名男生。我希望通过这些不同的故事刺激读者去扩大视野，重新思考酷儿群体中的各种微妙关系。

新：上述的两篇小说都是以女性的视角书写的。你为何会选择这样的角度进行叙事？

黄：新加坡有许多同志作品都是以男性为主，或者通过男性的视角来进行叙述。我无法为华文文学发言，但是至

少英文文学的情况是如此。因此，我想换一个角度，从女性的视角探讨男同志的课题。为此，我甚至还做了一些调查，询问身边的女性同胞对男同志的看法。

新：许多评论者都形容你的诗为“自白诗”（confessional poems），而你的作品也带有丰富的情感。你对于这样的评价有何见解？

黄：我其实对这种评价带有非常复杂的心情。一方面，我有许多作品是描写个人情感以外的事物，所以被归为“自白诗人”对我而言有一定的局限。与此同时，我并不排斥这样的评论。在本地，或许会有很多资深作家对于这些个人情感浓厚的作品有所异议，但是我觉得我必须捍卫自己述说这些痛苦、复杂的个人情感的权力。

新：*The Lover's Inventory*¹² 的许多诗作都围绕着性与欲。这本诗集的主题是什么？为何选择身体作为这个主题的媒介？

黄：这本诗集结合了我早期和近期的作品。收录在这本诗集的作品因为过于露骨，一直无法得到资助，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，因此经过了许多岁月的压抑与累积一下子爆发而成。所以对于一些读者而言，或许性与欲的成分较多。身体是我体会这个世界的重要媒介。我是通过身体去欣赏世界的美，尝试理解相爱的滋味，甚至是体会与他人的联系。

然而，*The Lover's Inventory* 也尝试跨越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创造一个不受物质牵连的空间。因此，若读者按次序阅读这本诗集，他们应该可以感受这个解脱的旅程。我当然不相信我们可以全面摆脱所有的物质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同时掌握这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新：根据昂利·列斐伏尔（Henri Lefebvre）的论述，电影与文学作品属于再现的空间（Representational Space），

而在该空间中，人们可以通过想象改变或占据空间。你通过诗和小说这两种再现空间来表达自己对同性恋课题的想法，在你看来，这两种媒介有什么差别和优缺点？

黄：我认为自身的性格使我更倾向于通过诗来表达自己。我是一个非常注重触感的人，如果我想要写一些很短、很简略的文字，我必须通过诗的创作。曾有人告诉我，我写的文字与诗相似，同样非常精简，因此我便开始探索要如何去写诗。

另外，对我来说，小说是一种让我延伸创意的方式。小说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很有趣的角色，让我能够表达一些我在现实生活中不常表达的事。我会在小说中阐述其他人的故事，例如我以前的老师。我可以在小说叙述他人的故事，而这是我在诗里做不到的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诚实是诗很重要的成分。



通过沟通，改变社会对酷儿群体的看法

新：在新加坡的主流媒体中，同志课题的表达受到不少限制。你如何在审查和同志课题之间取得平衡？

黄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动怒。无论你是歌手、现代舞者或作家，如果你是一名酷儿，而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酷儿课题，你一定会受到某些人的反对。他们会告诉你同性恋是错的、是充满罪恶的。同时，你也很有可能无法获得资助。大概是在创作事业初期的时候，我已发现自己争取不到某些资金，而有些学校的老师也不愿邀请我到学校去演讲。我告诉自己，因为他们不了解我，所以我不应该把他们的说辞和行为放在心上。只要保持冷静，不让愤怒吞噬自己，我才能够继续创作。

新：在我国，酷儿群体属于边缘群体，你觉得要如何处理这样的课题？酷儿群体在本地社会是否有属于他们的位置？

黄：我觉得新加坡酷儿群体的优点之一是我们很擅长与彼此对话。当然，我们有些时候会持有不同的看法，并为此争执。但是，我们很清楚谁是我们的共同“敌人”，这样的认知使我们凝聚在一起。另外，我们一直在举办属于自己的活动，如“粉红点”（Pink Dot）。通过“粉红点”，我们可以公开向主流群体展现我们的酷儿身份，并且让我们看起来非常愉快和自在，而这其实是一些群体所不想看到的场景。

我认为同志的处境会随着时代的步伐而进步，这也与网络的普遍化有关。在八九十年代网络并不普遍，那我们要怎么“抗议”？我们只能通过创作和参加活动来进行“抵

抗”。现在，我们能够在网上发声，以更多元的古式作出“抵抗”。我们一直在寻找更多让大众听到我们声音的方式。

新：你认为新加坡要怎么成为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？

黄：我觉得要塑造一个包容性的社会或许比我们预期的简单。同志必须和异性恋者，尤其是恐同（Homophobic）的异性恋者沟通，让他们意识到我们也是人。例如我曾问过一名异性恋朋友，想要知道他作为基督徒对同性恋有什么想法。他对我说，“你虽然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但我不能认同于你的身份。”当我进一步追问时，他表示这是因为他觉得我的所作所为是错的。从中可以看出，许多异性恋者对我们存有一种不理智的想法，若他们能够了解同志和自己没有不同，或许能改变他们的观点。所以，要让我们的社会更具有包容性不一定要通过大型的运动，有时候，和异性恋者交朋友、多沟通也是可行的。这是具有挑战性的一项选择。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不少人在没有经过思考就轻易作出恐同的话语。我相信，与关心自己的人进行亲密、一对一的对话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开通。通过这样的对话能够让对方知道，同志和他们并无太大的差异。

新：最后，你对本地的同志群体有什么期望？

黄：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相处。男同志应该和彼此进行更有益的对话，而不只是通过去健身房、让自己的外表更优异来提高生活素质。我当然能够明白他们的感受。作为一名同志，当别人在你年幼的时候告诉你，你不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，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很丑陋。我们为了克服内心的自卑而变得注重外表，让自己更有男性气概，甚至是让自己比异性恋者更有男性气概。因为在我们内心中的小孩是丑陋的，所以我们不断试图克服内心的自卑感。我觉得男同志必须要爱自己。我们大家都应该懂得自爱，如果你不能够爱自己，那又要如何去爱别人？